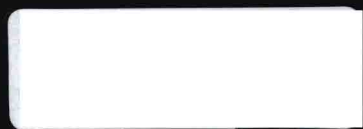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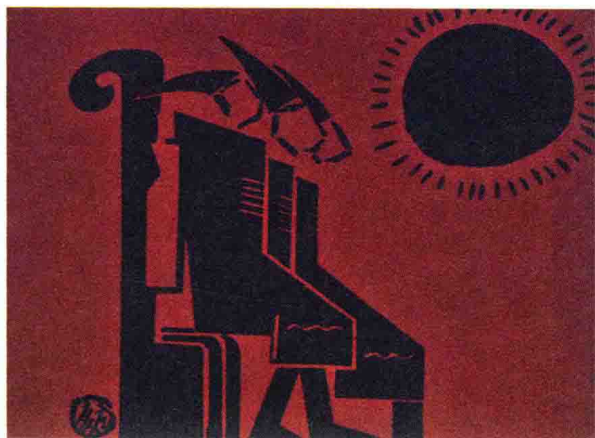


彷徨

文/鲁迅 图/裘沙 王伟君



中国青年出版社



彷徨

文/鲁迅 图/裘沙 王伟君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彷徨/鲁迅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53-4891-9

I. ①彷… II. ①鲁… III. ①鲁迅小说—小说集 IV. ①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9911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岳虹

装帧设计 李平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2

印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660×970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彷徨》导读

《彷徨》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入他在1924年和1925年所作的11篇作品。

在《题〈彷徨〉》一诗中,鲁迅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是理解本书的一把钥匙。1924年前后,“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新文化运动阵营产生了分化,曾经的“战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革命中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北京的思想文化界显出寂寞荒凉的古战场景象。所以,与《呐喊》相比,《彷徨》在技巧上虽然更为圆熟,但却更多阴暗、凄苦的色彩。

《祝福》和《离婚》写的都是农村妇女在旧社会受到的精神压迫和剥削。《祝福》描写农妇祥林嫂悲惨的一生。祥林嫂的命运一方面受制于明显的暴力,这种暴力来自于人间(守寡后,婆家为了物质利益强制她改嫁到深山坳),也来自于自然(她再婚后的儿子被狼吃了)。但,她的悲剧更主要来自看不见摸不着的“软刀子”:封建礼教。以鲁四老爷为首的封建势力和四婶、柳妈等“老女人们”把改嫁的女人看成是“不干不净”的、需要赎罪的人。其实,全镇的人们,包括别人家二三岁的孩子,都把祥林嫂看成是不祥的怪物。在这种普遍的疏离和孤立中,祥林嫂在鲁镇的人们迎接新年的爆竹声中离开了人间。和《祝

福》相比,《离婚》的气氛是安详的,主人公爱姑的命运也远没有祥林嫂那么悲惨,但在表面的安详中却生动地演绎着上等人对下等人的精神压迫、意志剥夺、人格贬抑。因为和婆家关系一向不好,丈夫又“姘上了小寡妇”,爱姑的离婚纠纷已经持续了三年。刚开始,她很刚强,觉得不能就那么便宜了他们,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坚决斗争,镇上的慰老爷居间调解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这次,婆家请出了城里的七夫人在慰老爷家来调解,七夫人比慰老爷要威严得多,还没到场,爱姑的父亲庄木三就开始感到气馁,爱姑也局促起来。一向在乡下有些地位的庄木三变得不敢说话,爱姑在孤立中还想据理力争,这时候,七夫人一个动作让她“打了一个寒噤”,然后,七夫人一声“摇曳的声音”“来——兮!”吓得她“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其实,七夫人的高声大叫只是让仆人给拿过来鼻烟壶而已。

《长明灯》和《示众》不好理解,因为作品中的主角并不鲜明甚至并不明确。《长明灯》中的主人公“疯子”,有点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但该作的重点并不在“疯子”本身,而是为了引出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通过他的存在来探测普通庸众的反应,这些人包括乡村茶馆里的青年人、疯子伯父四爷家客厅里的乡绅们,也包括三个从背后往疯子头上放稻草叶的孩子。这些哄笑、愚弄弱者的孩子们在《祝福》中就出现了。最终,让鲁迅感到悲哀的是,摧残某个“牺牲者”的固然有鲁四老爷、七夫人这样的“上等人”,但也包括这些有名无名的“群众”。

和《呐喊》相比,《彷徨》有更大的篇幅来描述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描写了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失望、苦闷、彷徨和挣扎,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冷酷。

《在酒楼上》塑造了吕纬甫这一理想破灭、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形象。吕纬甫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但当他在作品中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人物了，靠做家庭教师谋生，教的是当年自己要革掉的“子曰诗云”；不是他自己想要教这些，而是为了吃饭，只能随着主人的意思办事。吕纬甫在《孤独者》中发展成为更为颓唐、复杂的魏连殳。《孤独者》涉及的问题更多，仅次于《阿Q正传》。与吕纬甫不同，魏连殳是个特立独行、孤傲成性的人，他不肯敷衍，于是被挤压得连饭碗也保不住，几乎乞食。在死亡与生存之间，他选择了生存，因为他不想使敌人快意。但是他没有找到正当的生存之路，只好恣意而为，变成了自己先前一直憎恨的东西，当起了军阀的顾问。但这并不是对旧势力的投降，而是对旧势力变相的反抗和戏弄，就是偏要活着，不使他们遂愿。吕纬甫和魏连殳这两个形象都有若干作者自传的成分，尤其是《孤独者》，不少情节都取材自鲁迅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如果理解了这部作品也就能够理解鲁迅了。”《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代表着“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正直、诚实、敢于斗争的一面，又有懦弱、拘谨、目光短浅的一面。作品表明，在并不完善的社会结构中，经济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经济问题的重压之下，诗意和情趣不但毫无用处，而且显得迂腐不堪。

《肥皂》和《高老夫子》是两篇讽刺小说。前一篇刻画了假道学四铭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内心却下流无耻的愚劣形象。后一篇以卡通一般的形象暴露了所谓维持风化者和整理国故者的真面目。对于伪善者，鲁迅是极度厌恶的。

与《肥皂》《高老夫子》相比,《幸福的家庭》和《弟兄》是又一类比较温和轻松的讽刺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可以说是爱好虚荣者和伪善者的典型。《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靠写作为生,现在想以“幸福的家庭”为题写一篇作品,他在虚构着幸福的家庭的各种场面,可是,他的思路总是被妻子关于日常生活琐事的唠叨所打断,并被一次次从虚构当中带入到现实生活。最后,空想和现实混杂在一起,纠缠不清。这是一篇富于幽默感的作品。《弟兄》显然不是对兄弟之情的怀念,而是对大家族制度虚伪性的揭露。小说中的哥哥沛君以兄弟间一向关系好不计较而著名,但是一到紧急时分,他潜意识中的自私阴暗心理就流露出来,他担心弟弟病死,自己既要抚养子女还要抚养侄辈,将不胜负担,甚至还梦到虐待侄儿。小说吸取了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潜意识说,但把重心转移到经济问题上来。

钱振文(博士、鲁迅研究专家)

目 录

祝 福	001
在酒楼上	019
幸福的家庭	032
肥 皂	041
长明灯	054
示 众	066
高老夫子	073
孤独者	085
伤 逝	109
弟 兄	131
离 婚	145

祝 福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①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②。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

① 送灶:旧俗以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在这一天或前一天祭送灶神,称为送灶。

② 祝福:旧时江南一带每年年终的一种习俗。清代范寅《越谚·风俗》载:“祝福,岁暮谢年,谢神祖,名此。”

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①。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

① 《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一部大型字典,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近思录》是一部理学入门书,宋代朱熹、吕祖谦选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文字编成。《四书衬》,清代骆培著,是一部解说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书。

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预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①,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

① 语出宋代张载《张子全书·正蒙》,也见《近思录》。意为鬼神是阴阳二气自然变化而成的。

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淘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淘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子。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然而……”四叔说。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哪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①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① 同“宽宏”。